

世代、媒介與臺灣現代詩的新未來

文 | 王文仁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副教授

不論中西，源自生物學與社會學而在學術上被廣泛討論的「世代」概念，背後蘊含著新舊典範的交替，以及詮釋權的爭奪。作為一種具前衛性質的文體，臺灣新詩即是帶著「文明／進化」與「改革／革命」的印記而登場。「世代」的流動最重要的關鍵是能不能迎向時代未來發展所賦予的挑戰。

《台灣文學館通訊》這期的「台灣文學獎」專題，希望我針對去年（2017）台灣文學獎圖書類新詩金典獎從缺一事，談一點對詩壇世代、詩風走向與詩集出版等現象的觀察。其實新詩的發展一向多元，尤其數位時代之後更是。這幾年我的研究正好集中在臺灣 1960 世代的詩人，這裡就從對世代的觀察談起，並兼及當前詩集出版與詩社群的一些想法。

不斷更新又自我瓦解的「世代」觀念

在談詩壇的世代問題前，有必要先釐清兩點：一是，不論中西，源自生物學與社會學而在學術上被廣泛討論的「世代」概念，背後其實都蘊含著新舊典範的交替，以及詮釋權的爭奪問題。二是，作為一種具前衛性質的文體，新詩在清末的中國與日治時期的臺灣出現時，即是帶著「文明／進化」與「改革／革命」的印記，在胡適與張我軍的大力引介下粉墨登場。由此，我們也就能夠理解，1980 年代中葉羅青、簡政珍、林耀德等提出「新世代」說，實際上是在以 1949 年為界，賦予戰後出生的詩人們，登場詩壇的正當性和話

語權。這些論者們普遍認為，不曾經歷戰爭、沒有語言的轉換問題，以及見證臺灣從農村走向都市化發展等，是詩壇新舊世代的分野處。

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來看，「新世代」概念在當時的出現，伴隨著的是對臺灣現代詩發展脈流與詩本質的重新思考。客觀上來看，1950 世代的詩人們還處於城鄉交替的社會情境，亟欲以寫實的手法強調對這塊土地的認同，與前一個世代間的斷裂還沒有那麼明顯；居處於後的 1960 世代詩人，在登場時則已接近臺灣解嚴前後，社會、文化邁向多元，資訊化與後現代特色獲得展現，在創作上可以更加沒有包袱地與「前代」訣別，也以前衛之姿替詩壇帶來新氣象。

當然，「世代」本身是一個不斷流動的概念，「新」或「舊」都是當下、相對的存在。所謂的「新世代」不斷誕生，也不斷被超越。就以當前來說，1950、1960 世代的創作者已成了「中生代詩人」，「新世代」的位置早交棒給了 1970、1980 乃至於 1990 世代的創作者。可以說，詩壇上所謂的「新」，既代表著仍未被體制認定為成熟，與未掌有權力的一群；也可以代表符應於時代與媒介

的變化，始終推陳出新、持續創作者。所以，年紀理應不是其中最重要的關鍵，而是能不能迎向時代所賦予的挑戰。

網路媒介帶來的翻轉與思考

從「世代」議題更進一步來看，詩人們發表場域、媒介的轉換，以及對文學獎、詩集出版看法的改變，其實也透顯著臺灣現代詩發展的未來性。許多詩壇的長期觀察者早已注意到，在觀看1970 世代之後的詩人們時，很少能夠忽略這樣一個現象：他們創作與發表的承載重心，不再單一的倚靠傳統的副刊、雜誌，也不一定靠文學獎或詩集的出版而得名，反之是更向網路所提供的媒介與社群靠攏，並凝聚出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。

就階段性的演變而言，1970 世代中後期與1980 年代前期詩人崛起的1990 年代，是BBS（電子佈告欄）興盛之時，當時幾個詩版聚集了大量創作者，後來還出版臺灣第一份網路詩刊《晨曦詩刊》。千禧年前後，詩人們轉進部落格（blog），也在網路論壇上凝聚力量，諸如「詩路：臺灣現代詩網路聯盟」、「臺灣詩學·吹鼓吹詩論壇」等，都讓網路媒介與紙本媒體有了深刻的結合。2008 年前後，新興社群軟體臉書（Facebook）在臺灣上線，乃至於其後的Instagram，又對當前的臺灣現代詩壇帶來了關鍵性的影響。

可以注意到的是，網路世代的詩人不再迷信於紙本媒體，詩集的出版也不再具有如此神聖的意義，他們或者迷戀於傷感、厭世的情緒，本身也可能是熟練於經營「自媒體」（self-media）的網紅。像是年輕詩人陳繁齊開始於2015 年9 月的專頁，至今有近四萬人追蹤。由洪崇德等人在

2014 年11 月發起的「每天為你讀一首詩」，經營三年（2017 年11 月宣告暫時結束）累積超過十萬人追蹤。影響力更大的是2013 年10 月開始的臉書專頁「晚安詩」，至今已有超過三十四萬人追蹤，裡頭的選詩張貼後常有數千人閱讀、按讚，並提供即時的留言反饋。

詩的復興與臺灣現代詩的未來

新時代網路社群的經營，無疑擴大了詩國的版圖，也讓一度被認為寫詩比讀詩人還多，甚至是出版毒藥的新詩，似乎有著逆轉的趨勢。去年底，由誠品所發佈的「2017 年閱讀大調查」就顯示，因為「晚安詩」等數位社群的帶動，2017 年新書前1000 名，現代詩從前一年的入榜50 本成長到73 本，成長近五成。這些詩集的出版裡頭，老中青三代都有，看得見新秀的冒出，也有資深詩人持續不斷嘗試新的耕耘。在這樣的情況底下，2017 年新詩金典獎的付之闕如，或許正在告訴我們，在這個機器人也開始能夠寫詩的AI 時代，新詩美學的多樣化與眾聲喧嘩的現實情狀，已然打破傳統主流／非主流的界線，作品繁花盛開的樣貌也讓我們很難用某些共同的交集或過去的典範，去看待與面對這些作品。

對於這樣的一個現象，我其實是樂觀的。在這個電子閱讀不斷向紙本閱讀侵蝕的時代，現代詩的短小、抒情與多元，正符合於「滑世代」的需求。這也是為何現代詩在社群媒體中能夠創造出比散文、小說更大的共鳴與影響力。由此來看，當前現代詩或許正走向一條迥然不同以往的復興之路。至於這樣的未來會如何發展，就讓我們拭目以待。☒